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方便面的“衰”和“晴”

莫对从东京来看望他的佳奈说，有喜庆的事或者庙会之类的就是晴，这时候人们都会精心打扮穿所谓的“晴着”，衰就是日常的普通的日子。料理其实也有晴和衰。高级的、得一本正经精心打扮才能去的店，很贵的店，就是晴。还有一些就是随便便进去吃的店，那便是衰。但有一类平民小店隐藏着意想不到的美味，比如京都这些创业很久的店里有很棒的美味，这是衰中的晴。

晴是衰的自不必说，衰在汉语语境中似乎总带点晦感，“轻慢”是通常之意，衰淡、衰辱的组词多见；在古代，女子的内衣名为“衰衣”，隐晦之意颇彰。听《在京都小住》里舅公这么悠悠地写着，“晴”和“衰”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别有意蕴，闪过一念，日常所食中，方便面真的很“衰”啊，可有时它却是大晴。想到这些，并没有马上写下来，想想如今大家都批评方便面是没营养的垃圾食品呢（此说其实不完全确）。但时不时这个念头总来扯一扯，想来这份“衰”里必得有“晴”明朗着。

灾难事故或加班紧急状况下的方便面之应急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了，且按下不表。就说出境游，两三天下来，再是法餐美餐鱼子酱海鲜饭等等，中国人大多都会想念中国味了，中餐馆或油腻腻或糊糊搭搭的菜式也是倒了胃口，这时候去华人超市买几桶方便面，配上随身带着的榨菜卤蛋，沸一壶水，腾腾的热气里散出曾经在国内不太感冒的鲜香调料味，此时的味蕾竟然分外踊跃，小小的塑料叉子，很熟练地卷起染上葱花胡萝卜碎粒的面条，一口吃进去，呼出鲜咸的热气，落胃，热气时不时烘出一点眼角的泪意，说久旱逢甘露是夸张了，默默地叹一声幸好有方便面啊那倒是货真价实的，什么桶装面内壁材料或有致癌物啦，什么钠超标啦，统统抛到脑后，反正偶尔吃嘛，人总是很能安慰自己的，况且搭上超市买来的番茄黄瓜，蛋白质欠缺点，维生素还是够了。有意思的是，倘若大家结伴去超市，蔬菜水果各有所好，方便面却是共识，数量之异而已。这和多年前出游者为省钱携带方便面已然不同，实在是难耐“胃念”汹涌澎湃。这时，原本很“衰”的方便面实在太“晴”了。

方便面的鲜香是很配东亚人尤其中国人的味蕾的。无论南北，偏甜偏辣偏咸，清淡还是重口，一个“鲜”是少不了的。鲜的口感，相对芝士奶酪面包的西方饮食，其实殊胜在于清，鲜的滋味或纯一或多元，总体是走“清”的路子，好比好茶的喉韵，回味起来香气各有形容，大抵主要是韵之悠悠，类似于一笔皴出山头之感。而芝士类或意面等食，偶尔为之是新鲜，久了不免浊感，它是厚重混杂的，窃以为像西点奶油蛋糕之类，造型感色彩强，略略吃吃颇为香甜，可是一味地奶油甜下去，恐怕唇齿间像湿热的舌苔那样起腻了。那么，看起来美丽的西餐也许于饮食习惯差异者而言，也仿佛“晴”里不免“衰”的。回想起来，初次吃方便面是在高二，1980年初，糙米饭主打偶尔粳米的岁月，卷子面也不那么舍得买，买斤切面还要一团团盘起来晒干几天吃，幸好外婆一手好厨艺，面粉到她手里什么点心面条随意切换。那年远洋轮船上工作的表哥带来几包日本产方便面，稀奇货啊，怎么一包裹发样的面块热开水一冲，小调料一倒，焖几分钟，就可以吃了呢。真个方便。家里省出几包给返校住宿的我为高考复习补充能量。下了夜自修回到宿舍，怀着小窃意在大茶缸里泡一包鸡味方便面（其实遍找鸡肉而不面），面细汤鲜，为躲到亮灯的卫生间复习助力满满。有时热开水不够用，干吃面块，与干吃麦精异曲同工，别有香脆之味。

多年以后在韩剧里看韩国人煮方便面当宵夜，加一碟泡菜，吃得心满意足，此时的方便面与路灯下的一碗柴火馄饨款曲相通，不必说温老暖贫，有些煽情了，肠胃的暖意自然与生活的暖意环环相扣。即便在家，撒一把蔬菜，敲一个鸡蛋，滴几滴麻油，倒少许生抽，不需调料包，偷个懒，也算一顿荤素搭配的餐食，如此钠不会超标，杯面容器材质的不安全因素也不必忧虑了。如果选择非油炸，大概至少心里还更觉安心些吧。

很“衰”的方便面颇有“晴”意。当然，你那些绝对不会认为包装上那些牛肉排骨大虾真的现身方便面，酱料包有几粒依稀仿佛已经很业界良心了。所以，“晴”也是阴晴杂的。有说法方便面源于清朝书家、曾任惠州知府而任扬州太守的尹秉绶为母亲做寿，其时不免人多事多，厨师忙中出错，将煮熟的鸡蛋面入了沸油锅，乃至将错就错，捞起来入了高汤上了桌头，众人皆以为佳，于是有“伊面”之说。并流传开来。清代薛宝辰撰《素食说略》卷四“面条”文下，写道“煮成面条，激以冷水，晾干水气，入油炸透，以高汤微煨之，清而不腻”。油炸食之，有“伊面”之影。薛文接续道，“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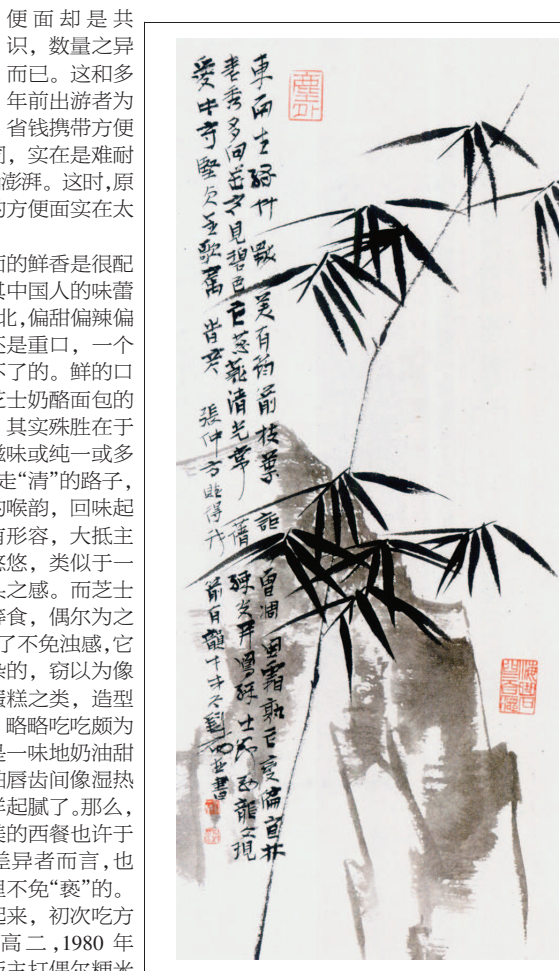
文诚遗法也。贵人庖厨，原力不可，余曾食过，然不敢仿为之也”。袁文诚乃袁世凯叔父袁宝恒，卒于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赈灾任内，溢文诚。薛文如此写来，“油炸”而成的伊面虽然并非山珍海味，似也非非常之食。私下揣测，此面比较吃工夫，油炸还高汤，原本寻常主食，如此这般，虽然和大观园中茄子吃成茄鲞还相距甚远，终究非常态的。“伊面”或有点方便面的影子，窃以为只能算风味而已。若普及为一种食物种类，在上世纪50年代末发明出方便面的华裔日本人安藤百福（吴百福）是要写进人类发明史的。当然，于西方人而言，似乎还是三明治之类的冷食类速食比方便面更对胃口。他们有他们的“衰”和“晴”。也当然，每个人感知的衰和晴个个不同，就算同一个人，情绪、时间、空间，一个节点变化，东边日出西边雨了。只不过在有些习以为常中，隐藏着常中的惊鸿吧。

疫情期间的上海书展注定与众不同，抢票、测温、限流、云上讲座，还有傍晚五点意犹未尽的我们被“请”出会场，这都是独属于2020年书展的难忘经历。入场时，同行的朋友聊起了网上热议的浙江高考满分作文，排在我们前面的一位女士突然转头问我的朋友：“那你们觉得一篇好的作文该怎么写？”事实上，今年上半年在高中母校实习时，我也为学生推荐了不少书籍与文章，其中不乏卡尔维诺、韦伯的作品与相关概念。这些素材如何能够真正为读者所用，而不是化为艰涩的拗口文句？虽然先前在各类公众号读到了对这一话题的纷繁解读，但我仍愿意带着这个困惑走进上海书展。

下午一点，我们在各地出版馆的活动区参与张定浩《变今之俗：孟子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分享活动。活动开始前，旁边一对母女与我们分享了她们前年书展期间在上图聆听的张定浩关于儒道文化的一场讲座。那位母亲说，“感觉张老师好像更擅长通过笔下文字表达自己锐利的思想。”散场后，我又听到母亲对女儿说，“我其实挺喜欢张定浩的表达方式，虽然说话语速是慢了，但他总是能找到和他要说的东西最匹配的那个词，这挺厉害的。”在19世纪，法国作家福楼拜提出了“一语说”的概念，他认为无论描写对象是什么，写作时都只有一个合适的名词可以使用，作家的任务就是用心寻找那个唯一的名词。福楼拜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不必多言，只是在今天，重提福楼拜的“一语说”似乎有了别样的意义。张定浩在分享中借用对孟

子相关解读回应了阿甘本“何为同时代”这一问题的意义与价值——以一种批判省思的姿态与主导社会的思潮保持一定距离，通过自己的思考不断回应当代人真正关切的问题。具体到本文的话题，就是书中《仁义之实》一节对仁、义、礼、智的解读，“这些都是概念，是名词，名词概念帮助人思考，但也隐伏种种危险……具体而言，名词概念的危險似有三种，即假、大、空”，张定浩认为，只有“找到名词概念背后的那个实质性的具体行动”，才能真正实现“乐”（《孟子读法》第244页）。那位母亲在活动后赞赏张定浩的表达方式，恰恰是因为他能够在语词的间隙，在踟蹰与犹疑中充分调动自己的思想，寻觅那个唯一的名词来传递自己对

孔孟先哲与当代社会的理解。年初突如其来来的新冠疫情扰乱了每个人的生活节奏，当我们与这个时代劈面相逢时，人们有太多的话想说，维特根斯坦、韦伯、海德格尔……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人的著作中找出只言片语描述新冠疫情和当下生活。只是，当我们碌碌于从前人的浩瀚文本中寻找解释当代社会的“理据”时，我们恰恰忽视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今天重提福楼拜的“一语说”仍有其独特的意义。我想，书展和阅读的最终目的恰恰是要让我们守护“实感”与“一语”的边界，时刻牢记“生活在树上”的后半句——“始终热爱大地”。



归来三径重扫，松竹本吾家 (中国画) 刘一闻

相对于武康路、永康路这些新晋网红马路，富民路可以说是上海滩的“老字号网红”。富民路跨静安、徐汇两区，北起延安中路，南至东湖路，长625米。延安中路至长乐路一段属于静安区，长乐路至东湖路段则属于徐汇区。富民路辟筑于1913年，起初以法国海军中将命名“古拔路”。1917年，北起延安中路，南至今巨鹿路。1918至1921年间，向南延伸至今东湖路，成现状。1943年以云南富民改今名。

富民路沿路有不少老洋房，早年破墙开店，成了上海滩最早的一批咖啡馆、酒吧、西餐店、新本帮菜馆、潮服店，是海派生活的颜值担当。在富民路的南端，由富民路长乐路东湖路围起的三角花园内，有座著名的田汉铜像。田汉是剧作家、诗人、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有意思的是，曾在上海久居的田汉，通过自己的散文《月光》，仔细地描摹过这条马路：那时的古拔路，一边是洋房子，一边却是一条小港，小港的那边是几畦菜园，还有一座有栏杆的小桥，桥头有几株垂柳低低地拂着桥栏，桥下水虽不流，却有浓绿的浮萍，浮萍里还偶尔伸出一两朵鲜艳的水仙花，靠着菜园那边，还有一带芦苇，参差有致。

富民路的走红，自然是和它当年的标新立异有关。人家说什么跟着说什么，人家做什么跟着做什么，实在没意思，那也不是海派。最近火得发烫的电视剧《三十而已》里，王太太在家里挂了张臆品《睡莲》充门面。海派的上海人，即便要装点门面，也是不屑于此举的，他们很早就被教育过复制品不可乱挂。小说家纳博科夫生造了一个字 poshlost（庸俗之恶），专门来挖苦家里客厅挂梵高《向日葵》复制品的人。真是妙。

上海人喜欢新和异，就像富民路上的潮店，即便品类相似，也要暗自较劲，唱出不一样的调调来。久居上海的田汉，自然也受海派文化浸染。1927年12月，田汉组织导演了一场“鱼龙会”演出。他把艺术大学的大客厅改造成可容百余观众的小剧场，15平方米的台算是舞台。田汉说：“我们这些人是鱼，就请两条龙来，周信芳、欧阳予倩，他们是京剧名角。”在鱼龙会上演出反响最为强烈的是京剧《潘金莲》。这个戏大胆地把潘金莲作为叛逆女性来描写。在戏中，周信芳饰武松，欧阳予倩饰潘金莲，高百岁饰西门庆，周五宝饰王婆，唐槐秋饰何九叔，唐叔明饰郇哥，顾梦鹤饰张大官人的家人。话剧演员与京剧演员同台演出，当武松举刀，欲割潘金莲的颈时，潘金莲挺胸跪近武松，说：“二郎，这雪白的胸膛里，有一颗赤诚的心。这颗心已经给你多时了，你不要，我只好权且藏在这里。可怜我等着你多时了，你要割去吗？请你慢慢地割吧，让我多多地亲近你。”够绝。徐悲鸿看后，激动不已，写下了“翻数百年之陈案，揭美人之隐衷；人情入理，壮快淋漓，不愧杰作。”

纪念淞沪会战83周年

秦史秋

有童稚（今失其名）随军，抵敌借款，寇欺其年幼以死惧之，而童疾声怒曰“吾已亡！”

愁烟惨雾郁参差，襁褓八方出战时。驷马苍然多壮色，黎民慷慨誓强词。忧容季伯情难了，怒目寇仇恨不移。故国临危生岂惧？少年已视死相随。芦沟夏夜升明月，京向春来出寝祠。野渡临风鹤鹑鸟，楚乡难日辟邪旗。扫开浊气飞鸿燕，种得瑶田结瑞芝。绿水欲传无姓氏，青山堕泪始成碑。

始终热爱大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富民路为何常「红」

沈琦华

富民路沿路有不少老洋房，早年破墙开店，成了上海滩最早的一批咖啡馆、酒吧、西餐店、新本帮菜馆、潮服店，是海派生活的颜值担当。在富民路的南端，由富民路长乐路东湖路围起的三角花园内，有座著名的田汉铜像。田汉是剧作家、诗人、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有意思的是，曾在上海久居的田汉，通过自己的散文《月光》，仔细地描摹过这条马路：那时的古拔路，一边是洋房子，一边却是一条小港，小港的那边是几畦菜园，还有一座有栏杆的小桥，桥头有几株垂柳低低地拂着桥栏，桥下水虽不流，却有浓绿的浮萍，浮萍里还偶尔伸出一两朵鲜艳的水仙花，靠着菜园那边，还有一带芦苇，参差有致。



富民路的走红，自然是和它当年的标新立异有关。人家说什么跟着说什么，人家做什么跟着做什么，实在没意思，那也不是海派。最近火得发烫的电视剧《三十而已》里，王太太在家里挂了张臆品《睡莲》充门面。海派的上海人，即便要装点门面，也是不屑于此举的，他们很早就被教育过复制品不可乱挂。小说家纳博科夫生造了一个字 poshlost（庸俗之恶），专门来挖苦家里客厅挂梵高《向日葵》复制品的人。真是妙。

上海人喜欢新和异，就像富民路上的潮店，即便品类相似，也要暗自较劲，唱出不一样的调调来。久居上海的田汉，自然也受海派文化浸染。1927年12月，田汉组织导演了一场“鱼龙会”演出。他把艺术大学的大客厅改造成可容百余观众的小剧场，15平方米的台算是舞台。田汉说：“我们这些人是鱼，就请两条龙来，周信芳、欧阳予倩，他们是京剧名角。”在鱼龙会上演出反响最为强烈的是京剧《潘金莲》。这个戏大胆地把潘金莲作为叛逆女性来描写。在戏中，周信芳饰武松，欧阳予倩饰潘金莲，高百岁饰西门庆，周五宝饰王婆，唐槐秋饰何九叔，唐叔明饰郇哥，顾梦鹤饰张大官人的家人。话剧演员与京剧演员同台演出，当武松举刀，欲割潘金莲的颈时，潘金莲挺胸跪近武松，说：“二郎，这雪白的胸膛里，有一颗赤诚的心。这颗心已经给你多时了，你不要，我只好权且藏在这里。可怜我等着你多时了，你要割去吗？请你慢慢地割吧，让我多多地亲近你。”够绝。徐悲鸿看后，激动不已，写下了“翻数百年之陈案，揭美人之隐衷；人情入理，壮快淋漓，不愧杰作。”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

曹禹杰